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十四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華亭　徐孚遠闇公　盛翼進鄰汝　選輯
陳爾振永和　參閱

王莊簡奏疏

疏　王復

處置甘肅疏　甘肅事宜

正統以來爲本兵奉命經理甘肅等鎮事宜者王復上此疏

甘肅所屬十五衛所地方、雖有遠近不同、然自永昌迤西與西寧鎮番、頗有險隘可據、賊亦不敢久留、惟

浪雖有通賊路徑，山窄地狹，軍馬頗易戰守。惟涼州地方四際寬廣，散漫緊關衛要，最先受敵，又兼水草便利，賊一入境，動輒經年不出，往歲虜犯本城，止是一衛軍馬戰守不敷，不免差人遠調甘肅等衛官軍策應。相去六七百里，為虜邀遮，未能即至，比到人馬疲弊，緩不濟事。所以往往挫損兵威，以致失机誤事。天順元年至五年，累調在京官軍，遠為策應，勞民動衆，糜費糧草，不可勝計。若非無事之時，豫為遠圖，何以善後。訪得甘州在城五衛，設置年久，生齒日繁，各又必守欲調何以甘州

家戶下正軍之一餘六七丁或一二十丁者有之除
供給聽繼外中間多有願投軍者招集四五千名亦
可編成一衛立于京州墳實地方然恐其人戀土有
誤調用宜于在城五衛內每衛摘一千戶所全伍旗
軍五衛選撥指揮十員衛鎮撫二員五所奏成一衛
名曰凉州中衛于本城內開設衙門請給印信其遺
下五所印信宜從鎮守總兵等官于五衛官軍戶下
丁多之家招選精壯餘丁編收正軍仍補各所原伍
名缺就于各所多餘官員內選撥千百戶所鎮撫掌

管印信操練軍馬承種邊下地土辦納子粒則彼此
得人而戰守有備屯田增廣而邊儲自充矣又鎮番
衛極臨邊境原設三岔黑山二遞運所僉撥為事因
犯罪軍餘牛車令其接遞後因革去遞運所併與馬驛
帶管接遞令三岔驛人夫止有二十六名黑山驛止
有二十一名重役人難及莊浪衛鎮羌驛路當衝要
原設軍民夫役見不滿二十餘戶不惟接遞艱難抑
且缺人守堡查得舊革鑼鍋泉遞運所餘下人夫七
十三名見撥在黑松林兼管及查莊浪衛在城遞運

所實有人夫一百六十三名武勝遞運所實有一百三十七名紅城子驛人夫一百名此處驛遞比其他人夫倍多宜將黑松林原帶管羅鍋前人夫內撥三十名安錦鎮羌驛在城三處驛遞共摘撥六十名分撥三岔黑山二遞運所每處三十名就領原牛車馬驢走遞庶使接遞均平人無耗累抑且遏站城堡得以守護又永昌衛原有白石崖墩一座距本衛二百餘里近于山丹衛下有河水灌溉山丹田地土曾干墩一座亦距本衛二百餘里切近于涼州衛下有河

水灌溉凉州田地今永昌衛軍少哨守不敷宜將前項白石崖墩改隸山丹衛管轄土會于墩口改隸凉州衛管轄各令撥軍哨守其永昌境内所管五奴五赤墩係干衛要之地合當添築城堡一座就將掣回官軍改撥哨守庶得地方適均事體利便又肅州衛上河清至臨水地界過臨邊境山外原有哨馬營一所先因達賊侵擾移入山裏路傍駐劄緣官軍耕種地土多在境外而哨瞭軍馬反居其内宜移本營復立故處遏賊隘口修築城堡防護屯種庶使人知避

害可以保障無虞矣又西寧衛地方僻在西北番族之中四面受敵且又控制罕東阿端曲先等衛夷虜乃緊關重地本衛軍馬專一巡守要害捍禦番族先年邊方寧靖北虜不來侵犯各族番夷頗聽撫諭不敢為非近年因見虜寇擾邊乘机倣傚往往聚衆出沒沘截道路刼掠財畜殺傷人命調兵勦殺之後至今猶未寧帖乞將西寧衛原調官軍土民五百六十七員名于莊浪涼州二處輪流備禦者存留本衛操守遇莊涼等處有警量調策應不惟彼此有備亦且

是時番虜已相合勢於羈縻中年而愈甚也

以○其○為○主○兵○故○

○省○邊○備

省用邊備

處置番夷疏　　處置番夷

今天下一統諸種番夷雖或出沒不足深慮惟北虜動輒長驅深入最爲邊患遼東宣府大同寧夏甘肅皆有高山大川長城固壘限隔延綏境外亦有黃河千六百餘里實天造地設之險洪武間東勝迤西路通寧夏墩臺基址尚存永樂初殘胡遠遁始將守備軍馬移入延綏棄河不守且延綏地方東起府谷堡西至定邊營縈紆二千餘里今聲息稍緩亦可因循

度遣償班師之後賊若復來何以支持且大同宣府兩處地方通無二千里遠又皆控據雄險尚有正副總兵叅將協同守備共一十二員寧夏三路不滿千里亦有正副總兵叅將協同守備八員延綏城堡窵遠最爲難守止有總兵叅將三員調度豈能周遍議者咸謂若依舊守把黃河險阻實爲萬全之計然今賊未出套宜因時損益不拘故常于延綏添設協同叅將二員于高家龍川緊關衝要城堡駐劄往來提調互相策應就將先調陝西鄜慶等處官軍存留四

千員名相叅土兵四千八百六十六名甘肅兌回處陽衛官軍八百一十七員名共轑官軍九千六百餘員名添撥各堡輪班操守缺少器仗行總兵等官候大軍回京之日將原領官軍盔甲神鎗銃砲于內量數存留支與少監秦剛收管備用庶幾戰守有人而邊儲充實軍馬有常而糧草易供矣又鞏昌臨洮衛舍餘李均保等二百八十名先帝招募在官聽調赴京接應殺賊景泰元年起調靈州操備及寧羌鳳翔等衛所連雲棧青陽等驛站軍姜廸等三十六名先

年祖父爲事編發各驛充軍自備鞍馬鋪陳什物擺站景泰四年調送寧夏操備且均保等原非正軍而與正軍一體差操因闕行糧家屬又無月糧養贍歲久逃亡（所以各衛沿一備軍額多不肯逃也）一例勾補撥之人情誠有不堪臣以爲均保等宜放回原衛隨住姜廸等宜退回原站走遞以後如果缺人調用宜另于丁多之家選補庶幾人得甦息事體允當

區畫事宜疏　孳牧馬匹

一騎操孳牧馬匹舊有牧放草塲多被豪强侵耕馬

之芻牧之地、是以孳生者不蕃、騎操者日損、今宜于養馬地方、分遣給事中御史、會同分管寺丞通行查勘丈量、各照原額界至頃畝、依舊收放、一 各處孳牧種馬所生之駒、天順七年、成化元年、虧欠者連遇事例停追、今秋收在邇例合買償但所買駒、止可充數而已急難得用、宜依上年事例、有司四匹、軍衛五匹折買堪操馬一匹備用、一 舊例種馬一匹、兩年課取一駒、若兩年育兩駒者、許令貸與欠駒人戶、補作正數。近奉恩例三年止取一駒、虧欠必少。其有服勤人

戶。而三年生三駒者。或兩駒者。所餘之數。宜令報官。用議和錢收易另給空閑人戶領養一法司問擬罪人。有雜犯死罪。有笞流杖罪。願納馬者。宜依運甎納豆等例。改定馬數。聽其贖罪。一陝西各邊屢奏缺馬訪得西寧至甘州番簇。多產馬之地。彼所缺者茶與青稞。若與互市。則善馬一匹。不過用茶百斤青稞十五石。以銀計之。所費五六兩。價值既輕。較之京師開（以此相較）領。又免路途瘦損。（所省多矣）今宜查取陝西官茶。就彼互市。茶如不敷。又糴買青顆。銀宜行戶部。暫借折糧銀五萬

兩。發甘肅總兵等官。照彼時估買易騎操。數足而止。一。倒後倒失等項馬駒。宜行太僕寺查筭。並牝馬一匹轉發寄養備用一南京養馬地方。歲取儧馬來京備用。開多選退枉役艱難。或有收價來京買納則又被官吏群醫人等作姦媒利。不惟馬多不堪虛累給養。況又累年解補。追取不完。今宜于不堪不敷之數。每匹徵價十兩。類解官買。以給騎操。一在京在邊官軍。累歲關領馬匹騎操。動以萬計。一關之後。既不時調養倒失數多。又不隨即報官。設法追補展轉遷

延惟望兗宥是以馬數愈虧民戶被累今宜戒飭將官。嚴束軍士閑領務須聚實調養。毋或失宜。及行巡馬管馬等官、時常巡視、一體禁約、一在京在邊騎操馬匹、必須專勅太僕寺少卿一員、無太僕寺地方、（無太僕寺地方者言不）從巡撫等官、（屬太寺分地而係民地故責之巡撫官）時常往來較閱、倒失等項、報官限償、把總管隊等官、隱匿不報者、遞加譴責、務使官軍知警、馬數不虧、一照上年納馬冠帶事例、宜行兩京內外、凡有富實之家、願納馬者、即與冠帶、以榮終身、候地方稍寧、馬數既足而止、一延綏等處累奏缺馬、雖嘗行

令區畫犬段出于民閒今宜不爲常例聽客商于延綏寧夏大同宣府遼東巡撫等官處告報納馬中淮浙長蘆等處鹽引依彼時估定數中納不拘貧尖閑支一勇士關領馬匹務要取給于各衛及其倒死又免追償任情驅馳視若蔽蹝馬之虧耗亦其一端今宜令該管衛所并管操官旗備造關馬日月文冊繳送部守備照初關倒死照例免償足示朝廷恩典如其二次倒死追補朕使人知戒畏一馬敗舊例一年一駒其後改爲二年一駒近又改三年一駒益所以

寬民力而䘏民艱也然使管馬官員得人則生息自蕃國用自足矣定例固不敢輕易勸懲亦貴乎有方令管馬官員以一縣種馬爲率三年考滿爲期一年一駒額內不虧者稱職額外每馬又生一駒者奏請旌異額外又生一駒者不次陞擢其不及額數者遞爲降罰太僕寺分管寺丞亦宜以額數虧贏遞爲黜陟

邊備疏　墩臺城堡

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凉一帶邊備看得東自黃

河岸府谷堡起西至定邊營連接寧夏花馬池邊界西縈紆二千餘里險隘俱在腹裏而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憑墩臺城堡以爲守備緣有舊城堡二十五處原設地方或出或入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一百二十餘里近止五六十里軍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聲息倉卒相接比及調兵策應軍民已被搶擄達賊俱已出境雖稱統領人馬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人民不知防避其北面沿邊一

帶墩臺皆稀疎空闊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兵巡撫等官計議臨邊府谷等一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須增置那移庶為易守趂今聲息稍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木植候春暖土開委官監督併力興工將府谷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河山土門堡移出十項坪大兔鶻堡移出響鈴塔白洛城堡移出韃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莊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雙山堡至榆林城寧塞營至安邊

營。安邊營至定邊營。相去隔遠。合于各該交界地名。崖寺子三眼泉柳樹澗尾劄梁各添哨堡一座。就于鄰近營堡。量摘官軍哨守。又于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立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縣。俱于附近軍民內量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爲溝墻。必須高深。足以遮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積糧草。容人馬。庶几墩臺稍密。而易于瞭望。烽火

相接。而人知防避。營堡聯絡。而緩急易于策應。聲勢相倚。而可以遥振軍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十五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徐桓鑒惠朗　參閱

章楓山文集

疏　　　　　　章懋

諫元宵燈火疏　元宵燈火

翰林院編修臣章懋臣黃仲昭、檢討臣莊㫤謹奏爲培養聖德事、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

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於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節等、令各賦烟火等詩、以爲上元賞翫之具、臣等各授一帖、內開烟火花燈等項、面貼詩讚題目、仍令照依舊詩格式、擬述進呈、及觀舊式、俱是玩好之物、鄙褻之詞、甚非所以養　聖心、崇聖德也、臣等竊議、以爲此事、必非　陛下所爲。陛下以天縱之聖。日新之學。遊心經術。遵跡堯舜。凡所舉動。必欲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方卽位之初。首下溫詔。赦田租。絕貢獻。蠲逋負。停不急之務。與民

息肩。又開言路。凡　朝廷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天下欣然以爲　陛下應天心。承祖德。而所以太平萬世者。在是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廷臣之疏而隨罷。頃因災異、勑諭群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　臣等目擊耳聞、未嘗不拜手稽首、稱頌以爲　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自禹湯以來、未之有也、在彼者既皆　陛下所不爲、則烟火之事、臣等又決知　陛下之不樂於此也今日

之舉。或者　兩宮皇太后在上。　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爲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爲養也。臣伏覩　兩宮母后恭儉慈仁之德。著於天下。坤儀貞靜。舉天下之珍奇玩好。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烟火爲樂哉。況今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雖云告捷。然虜情難測。尚費區處。不可置之度外。北虜毛里孩。包藏蛇豕之心。窺伺間隙。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舉。生靈嗷嗷。張口待哺。雖蒙

優詔賑恤。然公私匱乏之計無所出。可爲寒心。此正
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
日。臣等又知 陛下之不暇爲此也至如翰林之官
以論思代言爲職。雖日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辭
豈宜進于君上。若不取法于聖賢。而曲引宋祁蘇軾
之教坊 語以爲之。皆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 陛
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 陛下也。臣等遭遇
聖明。叨與庶吉士之選。 陛下養之翰林。教之誦習
六經。師法孔孟。二年于玆矣。近又授以今職。感冒

國恩。至隆極厚。夙夜惓惓。相與戒飭。惟恐曲學阿世
無以補報於萬一。何敢為此鄙詞。上瀆 天聽。以自
取侮慢不敬之罪哉。臣等又嘗伏讀 宣宗章皇帝
御製翰林院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
鄒孟以陳。若今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
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 陛下之心。即 祖宗之心。
故不敢不以是妄陳于 陛下之前。且知其不可猶
順而為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為。而不以實聞。是不直
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古之帝王。盤盂有戒。几杖有

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兢兢業業。惟懔永圖。雖在紛華靡麗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恐懼。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于耳。則凡侈靡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于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進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矣。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若曰上元之樂。乃微事耳。烟火之舉。乃細故耳。此不足爲聖明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于此一事。厭常喜

漸之念興。則他日之甚于此者。將無不至。不可以微事細故而不之謹也。且漆器之作。何損於德。而舜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于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爲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于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臣等伏願陛下寬斧鉞之誅。採芻蕘之語。將此烟火等事。一槩禁止。不使接于耳目。而移此視聽。爲文王之視民如傷。爲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

度四夷可以賓服億千萬年享太平無彊之休則
陛下之所以奉養　兩宮者其孝豈有大於此哉
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以臣言爲沽矯不以臣等爲
迂濶使天下後世知　大聖人之作爲出於尋常萬
萬是非臣等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大幸也

議處鹽法事宜奏狀　兩浙鹽法利弊

謹題爲議處鹽法利弊以裨國用事臣聞鹽之爲用
乃生民食味之所急而國家經費之所資爲物雖微
其利甚慱不可以一日而缺焉者也然在虞夏之時

不過以鹽克貢，而未嘗爲專利於上，成周之盛，雖或以鹽名官，而未嘗不同利於民，因齊相管仲而鹽筴始正，漢用桑孔，而鹽禁始重，其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矣，臣以非材，叨官臺察，欽蒙　聖恩，差往兩浙等處，巡視鹽課，按行屬郡，訪求民隱，得其所當行者數事，（鹽之爲道各有利害就浙言浙。也）一曰存恤竈戶。夫鹽之所出，雖由土產，而其成用，必資人力。海濱之民，以煎鹽爲業者，謂之竈戶。其採辦薪蒭。朝夕烹煉不勝勞苦。固皆在所當恤。而單丁老弱。家計貧難者。煎辦不前。課入不敷。屢遭鞭撻之

苦。而鹽入於官。或被雨水銷鎔。又有追賠之患。此竈戶之尤可哀矜者也。若蒙輕其歲課。使納折色。庶幾寬民一分。使之稍可存活。是卽生死骨肉之恩也。其有丁力衆多。家道殷富。爲總催大戶者。煎鹽旣多。私賣尤廣。亦宜有以處之。合照黃冊事例。凡民戶之里甲有缺。就將圖內丁糧高大者。析戶當差。以補其數。若以竈戶之丁多家富者亦行析戶充役。照丁辦課。以補竈籍逃絶。皆免雜派均徭。則差役均平。而歲課不虧矣。二曰輕減鹽糧。國初嘗命鹽司。以擧下餘鹽。

行令各縣差人赴司關領。同縣分給小民。計口食鹽。而納鈔以償鹽價。民咸 上恩。得鹽而納鈔。固所樂也。厥後鹽司。久無餘鹽關給。而鹽鈔又改爲鹽糧。惟市民仍許納鈔。而鄉民皆納鹽糧。又使之遠輸外郡則不惟米價高貴。而遠輸勞費。十倍於納鈔。則鄉民之受困甚矣。若得照依市民。一體納鈔。固爲大幸。如或不能卽改。亦乞照依秋糧折色事例。納銀准鈔。使民受一分之賜。又若大旱之遇時雨。亦爲幸矣。一曰申禁鹽寓。昔我 聖祖。以邊城險遠。兵餉不克。而糧

邊勞費乃命商人輸粟邊倉而多給引價以償其費商人喜得厚利樂輸邊餉公私兩便最爲良法近年以來法久弊生每遇開中之時權豪勢要之家詭名請托占窩轉賣商人不求於彼無路中納以故中鹽者少邊餉不充而國家失利爲害非輕先朝雖有禁例而權豪玩法仍襲前非未能盡革伏望特賜宸斷申嚴前例有犯必誅使人知警懼則其害可除而邊餉無不足矣四曰鹽商挾私夫商人輸粟餉兵受鹽于官出外平賣利亦厚矣而有貪得無厭者乃於正

數之外。蕭求場官。私加斤數。有一引至三百餘斤者。而掣鹽之後。運入江船。又買私鹽。夾帶在船。混同發賣。亦有經過關津。賄求批驗盤詰人員。不行照引截角。或十中止截一二。徑自越關。到於所往地方發賣而賣鹽已訖。不即繳引。再買私鹽。仍將前引影射過關。隨處發賣。往復數次。多取價利。直待上司催取。然後繳引。其蔵鹽船戶。亦買私鹽夾帶前去。混同貨賣。此皆商人之倚官挾私。所當禁治者也。臣於前項奸弊雖聞人言。未得實跡。難便究治。律中已有夾帶餘

鹽及舊引影射之文則必先嘗有是事矣與其治之於已然孰若禁之於未然乞敕該部移文各處巡鹽風憲選取廉能官員照依出場鹽數從實稱掣就行責取商人重甘結狀如有前項奸弊甘當重罪盡將財本沒官而載鹽船隻有犯者亦將船隻沒官各行訪察沿路關津經該官吏凡有容令引不截角及舊引影射不行舉覺者皆問贓罪則人知警懼不敢挾私而官鹽不至於阻滯矣五曰禁治鹽徒鹽商之倚官挾私而夾帶影射者臣既已言之矣其有肩挑步

擔而沿街貨賣者亦私鹽也又有座船紅船水夫及各處船戶到於杭州攬載欽差內外官及各處經過官員行李在船昏夜收買私鹽藏在船內經過閘津不敢盤問隨其所住地方貨賣此皆所得不多為害亦小若嚴加巡察則不敢為矣惟有一種游手無賴之徒不守本等生理什伍為群乘駕小船出沒江上其船多置篙楫滿載私鹽沿江上下賣與往來客旅百雜人等有不肯買者則將私鹽一包丟入船內口稱巡捕恐嚇取財得財即去其私鹽賣盡浮游江中

遇有客船遭風着淺不能行動。竊見船中人少。孤舟無侶。即便擁衆上船。肆行搶掠。舟人見。其勢寡。力不能敵。任其所取。不敢與抗。抗則必被傷害。掠得財物回船。衆手舉棹。運船疾行。江面闊遠。頃刻之間。不知行往何處。失其所在。無處跟尋。惟有呼天痛哭而已又有船行遇晚。未及止宿。或船行太早。天色未明。亦與遭風遇淺者。同皆被劫奪。此等鹽徒。肆無忌憚。積習成風。恐生他變。若唐末之王仙芝黃巣。元末之張士誠皆鹽徒也。不可不早為之所。乞敕巡鹽御史。選

差府衛佐貳官各一員。帶領巡捕軍餘。及應捕人等以巡江爲名。沿江上下。往來巡察。上至桐江。下至曹娥。及江之兩岸小港。一皆通歷。務使鹽徒盡散。官鹽流通。而國家常獲其利矣。凡此數事。皆爲國之要務其前二事。見民患之不可不恤。蓋以民爲邦之本也。其後三事。明財用之不可不理。蓋以財爲民之心也。能舉仁民之政。使民無失所。則尊君親上。事必有終而國本固矣。能盡理財之道。使財無散失。則聚人得衆。生財有道。而國用足矣。長治久安之道。豈有外於

是哉

書

與韓侍郎 經用

叢承手敎深以國計爲慮足見大臣身任天下之重

得大易由頤厲吉之義良用嘉嘆某竊以爲時方多

故財用匱乏欲求足國之道別無奇術須是力勸

聖明躬行儉約裁省冗費而量入爲出則經常之賦

自無不足若侈費無節則雖頭會箕斂亦無益也其

○○○○○○○○○

次莫若訪求善理財之人修劉晏之法變通有無亦

可以濟一時之急。宋人有用淮東一路之鹺息。足沿邊三十萬之軍餉。而連年不煩　朝廷調度者。亦惟用得其人耳。但今以資格用人。豈能濟事。若求之資格之外。未必無其人也。又令天下之財。取於民者。錙銖不遺。不可以萬計。名為官用。實無分毫入於公府。而悉歸私室。苟能得人而鉤考之。皆可以克國用。但非其人則不足以革弊。而反以病民。區區未敢悉陳之也。先生開誠布公。廣益集思。以古人之心為心。故敢布其愚慮如此

與許知縣 救荒

來教詢賑濟事宜此君子愛人之要務也但昔人謂救荒無善政雖以朱子大賢浙東荒政其功德及民甚大然猶自謂不過討幾本青綾冊子不能盡如其意則其他可知矣況淺見薄識豈足以仰承下問姑就舊日所親歷者略陳一二以備高明之采擇焉

一來教謂每圖貧戶擇其尤者四十戶報之此意亦可但不知令何人開報若付之糧里適以為其取錢

此莫如保甲

作弊之資而貧無錢者不得報矣愚意只取黃冊圖

職將該圖里老。親自審問。假如其戶人口若干。田糧若干。以何事爲業。其有田產而富實者。不必言矣。或無田產而爲商賈工匠僧道醫卜諸技藝之業者。皆可自給。惟無田產無職業。及老幼殘疾者。乃爲眞貧。所宜賑濟。其或戶有田糧而爲他人所詭寄。或同戶各房。有田糧而本身無有。又無技藝營生者。亦爲貧民。亦宜賑濟。此等事若非爲政者先之勞之。而付手下之人。則有無端賣弄作弊。不惟無益而反有害矣。

一來教。訓書記號簿。填寫小帖。甚善甚善。但付之里

長分散。則其或散或不散。亦不能無弊。不若令里長呼來。驗其人物飢瘦。衣服藍縷。親自給散。無爲弊也

一來教。欲令里長排定貧次。責其彼此相識以防詐冒。不若就依圖眼貧次而審。令其彼此相識。又欲以一縣分作五日。亦恐難以定限。若事務忙冗。再加數日亦不妨。但恐厭其煩勞。而付之於人。則未免如昨書所言。前官之弊矣。

一區區昔年在福建。分巡至浦城。適遇賑濟人。紛紛來告不公。及親到倉中看視。見其手冊開報之人。俱

無籍貫。詢問其實。則皆坊長大戶招集四方無賴之徒。來彼間冶鐵冶。每一爐多至五七百人。閧支倉穀而去。近倉居民不得閧支。忿其不平。爭告前來。區區謂彼既不曾附籍在本縣當差。如何該支賑濟。即將各坊長問罪。追還冒支倉穀。人心始帖然而服。及審所告之人。雖係近倉之民。然皆衣服整齊。面帶酒容。亦不類乎飢民。不該賑濟。退此二種之人。次日方有十分飢窮之人來告。却與賑濟。其數亦不甚多。以此觀之。則不可不親自審察矣

一區區昔年分巡至邵武，正值飢荒，米價極貴，本府倉糧不能完納，小民紛然告求賑濟，而倉無顆粒之粟，軍士群然告缺月糧，而查軍倉之備，僅可支兩月。時將五月，青黃不接，分守裴叅議無可處置，避而去之。區區謂其軍士曰，今倉中無糧，與民之飢荒，難以追米，皆汝所知也，吾欲每月給米五斗，支銀三錢與汝。則可延至八月。八月以後，則各處有米可糴，與銀六錢，任汝轉易，軍皆樂從。乃謂其民曰。汝欲賑濟而無粟可發。別無可為。汝今徵糧上官每米一石。該銀

一兩二錢於法不該宥免我與汝減價止納六錢上官（如此乃法實惠）其餘六錢就與作賑濟民皆懽然曰得如此過於賑濟矣其有戶無田糧而貧困者乃借支布政司銀兩以賑之上下皆安不然幾於激變矣今本縣科派頗重又有散鈔散鹽等項無藝之征若會計各圖飢民該用賑濟稻穀若干就令該圖里長領去糶賣以代貧民辦納料銀若干使民皆受其惠則官欠易完而免於豪猾冒支官穀之患雖不賑濟猶賑濟矣此乃權宜之法不知如何

再與許知縣

今年荒旱，積年所無，甚爲可憂。周官十二荒政，所宜講求，先輩有救荒活民之書，亦宜時常檢看，早爲處置，以防後患。近聞官府榜示，不許外郡來此販糴，此乃世俗私小之見，非公平正大之道，既犯五伯之禁，亦非　朝廷之法，一言之失，弊端隨起，小民因此，但見有穀船米船來往者，盡行搶奪不已，將成大盜。先年曾有明鑒矣，不可不謹其始。小民訛言，皆謂官府許其搶奪，必不甘休。若往上司訴理，來此追捕，縣中

將被其擾。易所謂行人得牛。邑人災者。亦所不免。又况今官府催併物料。皆要銀兩。設不糴。糴銀兩何從而出。此皆理勢之必然不可止遏者也。乞早除遏糴之令。及嚴行搶奪之禁。以免數者之患。乃今日爲政之急務也。

記

蘭谿縣新遷預備倉記

備倉

洪惟我 太祖皇帝以亶聰明作元后。拯生民塗炭之苦。而措諸衽席之安。其大造之仁。厖以加矣。然猶

夙夜憂勤、圖恤民隱、以謂歲不能以無歉、民不可以無食、爰命所司、出官鈔以易穀、而儲之鄉社、以備凶荒、以恤艱阨、謂之預備倉、其即周人之委積、隋唐之義廩。宋朱文公社倉之遺意也、豈非所爲盡心思。而繼以不忍人之政者乎。于時蘭谿、始有東西南北四鄉之倉、視歲豐歉而斂散之、民是以不飢。　列聖相承、年穀屢登。長民者懈於其職、監視弗虔、所儲蓄者、積而不散。往往乾沒於豪猾之手、而倉隨以壞矣、宣正以來、歲或不收、而生靈嗷嗷、無所仰給、　朝廷始

用大臣之議。令天下郡縣。勸募富人入粟於官。以為荒備。其輸粟至千石者。賜以璽書旌為義民。時無錫薛侯理常乃作大倉於縣城之南數里。倉嶺之下。儲穀以數萬計。又謂之義民倉。民固有獲其利者。夫何歷時滋久。奸弊百出而倉非曩時之舊矣。弘治壬子之春。崑山王侯倬以才進士兩宰劇縣。皆著能聲。簡自天官。來字吾民。下車之初。歲適大侵。民窮無告。亟發廩以賑貸之。而視其倉屋。皆壞漏弗支。所儲之穀失亡太半。而在庾者。又皆陳腐不可食矣。侯為之太

息流游。訪諸父老。咸謂是倉地。處幽僻。四無民居。監臨以政務紛冗。弗遑時至。而主守之人又皆一二十年弗與更代。久而易懈。至有死于逃散。而莫之守者。其勢易爲侵盜。又在大河之濱。盜者不勞負擔。夜舟蒲載。而之四方者。不知其幾。加以水濱卑濕。陰潤所蒸。在倉而腐者。亦有之矣。倉儲虧耗。職此之由。而守倉人役。以虧耗責償。而破蕩其家者甚衆。則是倉雖曰惠民。而適以爲民害也。侯乃嘆曰。法久而弊生。勢所必至。不有以變而通之。其可久乎。乃相地於縣治

之東得廢寺焉。其土燥剛。無卑濕也。附城而近。監臨可常至也。去水而遠盜。舟弗能達也。在闤闠中。十手目之所指視。姦宄無所容也。將謀改作。以祛宿蠹。而部使者少參韓公行部至焉。聞侯之議。深以爲然。乃具其事以白於鎮巡藩臬諸司。得報如其請。侯於是以義勸富人之堪事者。授之規畫。分其程度。俾各以力自占。徹其舊。以即於新。中爲廳事。廳事之北爲廠者三。而左右對列。亦各爲廠者三。屋之以間計者。凡四十有五。其旁餘地。又皆可續而廠焉。外則周以垣

墻皆石其址。而覆以瓦。幾二百餘丈。前後重門以嚴出內。而輪奐一新矣。是役之興。人皆懼勞費而難成。然公不費官。私不擾民。經之營之。在侯一心。而義以感人。其應如響。凡宮室之任其役者。運財効力。如治其私。趨事赴工。爭先恐後。肇始於其年季冬之月。而落成來歲之春。子來之攻。何其易耶。守倉之役。前此多以鄉民則往來守視。非其所便。今而易以市人。則朝夕不離乎是倉矣。先以久無更代。則虧耗數多。而難於責償。今而定爲歲一交盤之法。則無久役而民

不困矣倉雖既成人猶懼其儲蓄之弗廣侯以是歲嘗重造版籍推割產稅而受田之家皆物力富强者也隨其所收多寡計畝而勸之得白金二千七百餘兩易穀萬有千石自足當前虧損之數而倉儲不虛非復向之名存實亡者矣倉廩既成而儲蓄不虛儲荒有具而困窮是賴邑之父老欣然而來告曰我侯涖政之初小試經綸之業不遑他務而汲汲於是倉欲爲吾民深長計其所立之卓偉如是豈非推廣我

皇祖仁覆天下之心而爲政者乎使其進而羽儀

天朝上佐　天子。以經綸天下。則其他政之仁。大庇吾民者可預推矣。吾儕小人。自今其有瘳乎。將謀伐石以永其功。俾子孫世世。勿忘我侯之仁。愚於是竊有感焉。是倉之成。侯之仁吾民者。固至矣。若是倉能久而無獘。則非所敢知也。繼今爲政者。必有我侯至誠惻怛之心。然後可以行是倉之仁。又必有我侯達權通變。發奸擿伏之才。然後可以祛是倉之弊而全是倉之仁。後之君子。其念之哉。必切切焉視飢猶己。亦以侯之心爲心焉。使是倉之仁。久而弗壞。則吾民

之蒙其惠者。容有旣乎。故爲執筆而不辭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崔子忠道毋參閱

儲文懿公文集

疏　　儲巏

防虜疏　兵畧

一敏聽斷。夫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中國常失利。虜常得志者。何歟。蓋虜人法令簡易。約束嚴明。凡

舉一事。必集衆謀。衆謀既同。數言即決。朝發夕至。疾如風雨。此其取勝一端也。今吾中國議論若於異同。文移傷於煩滯。姑以邊事言之。有會議會推。數日而不決。屢奏而不定。或有建言奉 旨兵部看了來說者。皆大臣不肯擔荷之故故金酋謂宋人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過河矣。此往事之明鑑也。臣願 陛下凡措置一邊事。推擇一邊臣。或有建言邊事者。特召內閣府部院寺大臣。并科道之屬。示以原奏。導之使言。若事體重大。猝不能定者。或日中再議。或姑待明日。大臣不許徇私。小

臣不許觀望。反覆講求。務求至當。　陛下稱制臨決
即日行之。庶幾盡群臣之才。趁事機之會。不爲虜人
之所先。不爲後時之貽悔。且使兵部得省章奏之繁。
專精神一思慮。爲　陛下審處三邊之事。昔漢趙充
國論西羌事宜。六月戊申發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
（漢法每事敏速故號令最行）
其計。漢都長安距金城幾二千里而往復僅七日應
事敏速如此故克國卒能成功願　陛下俯取以爲
法。
一備將才。臣竊見國家每有邊事。會推將臣。輒難其

選考之前史如春秋列國下逮南北朝偏王一方尚有才具文武者數人以維持其國豈有都萬邦之廣據四海之大乃以乏才爲憂策求之不切蓄之不豫然耳今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琳雖嘗簡用萬一虜人或壓境踰時增兵應援或分道入寇遣將折衝臣愚不知復擬何人以往也乞敕兵部先事會推武臣中堪爲大將者幾人副將者幾人文臣中堪爲提督者幾人贊畫者幾人不拘內外務在得人使之共事京營練習軍馬不惟兵將相諳臨事整暇抑使虜人

知吾有備。伐其奸謀。乃上策也

一廣參謀。照得各邊巡撫都御史。凡軍馬錢糧城池關隘。皆其職掌。以一人而兼衆事。平時或能竭力支持。當此倥偬之日。思慮恐不能周悉。才識恐不能兼該。臣愚願乞敕該部於在京在外官員。會推曉暢軍

用之方。頭。大。臣。必。有。參。佐。謀。議。不。獨

事。雅有志操若十數員。以備都御史幕僚之選。每邊

任用軍事亦可以盡天下之才即以備異日大將

差委一二員前去。補其謀議之缺。相戰守之宜。識慮

之任也此法最宜行之

既多。必能濟事。考之前史。如諸葛亮伐魏。則有楊儀楊顒為之屬。裴度平淮蔡。則有韓愈李正封從其行

亮與度皆絕出之才亦須多士之助況其他乎苟得其人此之臨事差官旋爲措置者難易懸絕矣

一募材勇比虜恃戎馬足懷貪獸心沉鷙有力騎射精强乃性習然也迺者宣府失利皆我遊兵之精者臣竊慮焉遊兵尚不能敵京軍之克勝殆未可知也非總兵官奏取係定等府達官達舍非我族類其心終異必須我之將帥能駕馭之我之師旅能頡頏之乃能折其心得其力否則未見其益也夫驍勇材武之士未必盡產於沙漠在中國倍有之彼挾其所負

亦豈肯怗然人下哉在有司僾異拔取之耳臣願敕兵部選差忠實明敏官員前往沿邉州縣及腹裏地方懸賞格募不拘士民軍舍之餘但膽力過人騎射可取五兵之中能操一二技者面試其能起送赴部置營房以安其室家聚眾糧以足其衣食軍舍則改隸其籍士庶則待考其功准居則束之部伍以變其習有功則差其官級以酬其勞蓋財勇之士聚之京師旣可以威敵制遠如民有嘯聚弄兵之謀者亦入吾彀中可以坐消其患矣

一覈功賞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戰陣相接鋒刃相交使吾士卒忘生赴死以求勝惟在賞罰公明行之果且速耳雖孫吳韓白之善將舍是亦無以成功也今邊境所患者稍有功次多爲有力者奪去及至行賞文移覈實動經歲月又乖古人賞不踰時之意將士解體兵氣不揚弊實坐此臣愚願乞　朝廷捐數千萬之銀貯之受敵之所付以記功之官敕兵部定爲賞功之格能殺胡人一首者賞銀若干兩殺二首者倍之殺其酋長者又倍之擬首而入懷金而出願

受官者納賞以爲左驗。如此則賞不踰時。士皆效力。而兵威作矣。但兩軍鏖戰紛拏之際。既斬敵首。復進禦他敵。何暇轉而持之。恐爲他人所有。則又當體士卒之情而爲之處。臣愚不知邊事。竊以臆見籌之。凡軍法五人爲伍。五伍爲隊。一隊共二十五人。晝則同戰。夜則同守。有無相資。患難相恤。父子兄弟。不啻過也。故有功則宜同賞。有罪則宜同罰。若一隊之中。有能殺敵戰不暇顧者。許本隊軍士乘間得便。持取其首。解戰之後。必不相欺。若疑似不明。即以所給賞銀

陣上爭級常以致敗且衝鋒果銳者每不暇割級賞格大須講求

均散一隊。絕其爭端。彼此通行。亮無不服。如此則所斬之首。雖不能一一歸於手刃之人。爲本隊所得者。十常八九爲他隊所得者。十不過二三。亦體其情而結其心矣。

馬政疏　問寺馬政

一議養京營戰馬。竊見團營軍馬。内衛京師。外備征調。軍精馬壯。二者相資。乃可以壯威而禦侮也。近年以來。營中之馬日見消耗。告稱倒死無日無之。多者十數匹。少者四五匹。以有限之馬。供無窮之死。誠可

嘆惜原其所以蓋因軍士貪圖艸料私賣以養馬爲累倚恃朋銀買補以馬死爲幸把總之官又多狥私派領不恤貪軍姦頑之徒又多延推比較以覬恩宥。若不謙處弊壞愈深臣等風聞團營官軍大約不下十萬團營之馬大約不下三萬以十萬之軍豈無三萬之家衣食稍餘產業稍足者哉但恐揀閱不精派養不當耳如蒙乞敕提督大臣各營選委忠實軍職一員將所轄官軍從一詢驗家產財力分爲三等上等悉令養馬不足以中等補之其馬十四歲以下倒

匹責令全賠十四歲以上者止賠半價二十歲以上者免賠革去樁頭朋銀之例絕其衆輕易舉之私編成格眼文冊兵部用印鈐縫一本收貯營中以備科道等官點驗一本送太僕寺以憑本寺少卿點驗如有倒補轉換事故各該官員就註冊眼爲照官軍養馬旣按月關支艸料又以時下塲牧放若處置有法騎養得人遞年作踐瘦死之弊亦可以漸保其無矣

議者必曰騎軍步卒練習已久若通行選閱未免更張臣等不知兵事然考古兵法騎亦可以爲步步亦

可以為騎非如天生而不可易者若平時騎步不能相通臨敵決戰何以出奇制變乎（此論極透）查得本寺給與京營馬匹除先年不開外弘治十六年給馬三千匹十七年一萬一千匹十八年又一萬匹內五千匹未領每匹直銀二十餘兩皆竭民膏血所得一旦付之軍士骨立槁死暴殄可憐積以歲月八九匹中僅賠一二矮小老弱國家何所賴哉此臣所以痛心而言也

一議減馬政文冊照得本寺所轄養馬地方南北直隸及河南等處各該府縣內外衛所及宣府等處各

該城堡每年各項文冊解造甚多臣等撿看有舊有而今可省者亦有新增而不可少者有季報馬冊一年四季開報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數目者是也有孳生馬冊每年開報孳生馬駒并馬戶姓名本寺具數類冊交與御史出差印記者是也有備用馬冊派取寄養馬未到先繳一本馬已到隨繳一本以憑查對者是也又有點馬簿冊少卿寺丞等官按臨所在臨期投遞以憑點閘者是也以寄養馬冊計之本寺一本督理少卿一本分管寺丞一本該府通判一本是一

群而四本矣以孳生馬匹計之本寺一本寺丞一本印記御史一本該府通判一本是亦一群而四本矣各項文冊計其工食解送之費加之官吏人等因而科擾所費不貲皆出於民況其所造不過抄謄舊冊略有增損各該官員視為文具亦不撿閱勞民傷財於事無益臣等豈敢坐視不為之處看得孳生馬冊各該衙門每年止須二本一留本處備照一候御史寺丞會印之時投遞每年三月以裹止具總數申文到寺以憑轉報他本可以盡免矣備用馬冊亦止須

二本。一留備照。一候解馬到寺之日。就同依准投遞凡先繳文冊。皆可免矣。點馬簿冊。本寺於寄養馬匹。行令各該衙門一體照式編造可以常用。少卿一年滿日。交與接管少卿。寺丞三年滿日交與接管寺丞其餘點冊點單手本之類。可以盡免去矣。惟季報文冊。乃欽定條例所載。臣等昧死言之。若將一年四季分併半年一造。一年止造二次。每造止二本一留本處以備遺忘。一解本寺以備查照。則似於舊制無違兼之民財亦損。但臣等不敢擅議。伏乞聖裁。各項

文冊如蒙准言乞敕兵部通行各該衙門并南京太僕寺永遠遵守造冊差人止許掌印正官動支無礙官錢不許管馬官吏仍斂民財督理分管官員非奉欽依不許別生事端擅令造冊州縣屬府者本府類解衛所屬都司者都司類解如無所屬者方徑解違者各坐以罪庶爲便益訪得各該衙門籍冊亦多徒費無益若推類行之亦爲民造福一端也乞敕該部議處幸甚

一議處管馬官員照得順天等府所屬州縣寄養兒

騍馬匹、田有定額、戶有定丁、比之別處收養孳生馬匹者、事體繁簡尤有不同、令該府馬政官員、既有本寺少卿提督、又有寺丞分理、又有各府通判專管、事少而官多、令煩而民擾、至於文移簿冊之費、迎送廩給之需、積少成多、皆爲民累、查得少卿係奉敕督理官員、難以更改、合無將分管寺丞盡行減省、管順天府者、改委別府、管保定河間二府者、止令管理孳生馬匹、至於寄養馬匹專委少卿、各府通判等官、悉聽約束、如此則職專而可責成、民安而無多擾矣、再照

宛平大興二縣先該欽差給事中等官王庭等奉敕查勘宛平縣原額免糧養馬地一千一百七十九頃四十八畝有零編養馬一千二百九十四匹大興縣地五百八十六頃五十三畝有零編養馬五百二十六匹大率計之爲田八九十畝養馬一匹比之別縣止五十畝養馬一匹者例已不同編戶造冊詳於舊法民安事久已爲定規續該順天府建言要將宛大二縣馬匹分派別縣寄養管馬官員起送吏部別用該部覆奏行移本寺臣等看得民間種地莫非王土養

馬者免糧。出稅者免馬。此不易之道也。今兩縣地土。幾及二千頃。（此皆勳戚寺宦隱占之故）既不養馬。又不納糧。却將馬匹加派別縣。撥之事理。可謂不均。況兩縣密邇輦轂。全無馬匹。緩急調用。何以應付。該府所言。可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合無仍將管馬官吏。存留辦事。免糧人戶照舊領養。庶幾先事有備。民無不均。若謂京邑之民。差使繁重。宜加優恤。許令原養二匹人戶。共養一匹。則恩澤之施。又加於他縣一倍矣。如兩縣管馬官員得留。本府管馬通判可以革去。議者必曰他府不革。獨革

順天府可乎。葢他府管孳生之馬。事多不可革。順天府止養之馬、事簡可革也。

一議清場畝租銀、照得各該養馬地方、俱有牧馬艸場、先年事體歸一、專令牧養馬匹、近年法制更改、秖是徵納租銀、除眞定等府、每年陸續解銀到寺、近又該兵部差官清查外、惟順天府所屬二十七州縣、永平府所屬六州縣、保定府易州淶水定興新城新安容城雄縣七縣、河間府青縣任丘靜海三縣、每艸場有一段百十畝者、有數段幾百頃者、每年租銀有三

四十兩者、有五七十兩者、自弘治六年起例以來、各府徵收、並無分文解送到寺、既廢牧馬之舊規、又失徵租之常例、若不查理、其弊愈深。及照先該都御史洪奏將順天等府免糧養馬空閑地土、每年照畝徵銀、秪行二年、續該本寺奏准免徵、除例前已行給民買馬外、未給之數、亦未清查。臣等切思前項銀兩、俱緣馬政而設、比與別項課稅不同、既已徵收在官、又非小民拖欠可比。如蒙乞差本寺少卿一員、遍歷所屬、督令各該掌印并管馬官員逐一清查、要見某處

原設有牧養馬草場田土若干。自弘治六年起每年
各收租銀若干。見在何衙門交收。其別項支費者。某
何衙門明文可據。及查免糧空閑地畝某處某年分
該徵銀若干。已給與人戶者若干。見收在官庫若干。
在官者悉令起解。該徵者立限催完。其各年徵收在
官銀兩。或爲官吏侵欺。或欺稱別項支費。查無明文
憑據。悉聽差去官應拏問者拏問。應參奏者參奏。追
徵清理完日。通將各處草場頃畝。坐落里至。佃種人
戶花名、并每年該徵銀兩等則之數。造冊二本。一送

兵部備照。一留本寺查考。如此則不惟革官吏侵欺之弊。且可助邊方買馬之資。其於馬政。亦爲小補。

馬政利病疏　邊方馬

照得本寺歲收各處馬價銀兩起自成化二年。爲因南方一二府縣。地不產馬。暫收折色。自後比例者衆日漸加增。當時所積不多。各邊不曾指取。以後間有奏討量與。亦不盡從。緣各邊自有買馬之需。如宣府餘糧。陝西屯田等項銀兩是也。利源一開潰不可塞查得宣府成化二十一年。止奏討銀一萬兩。自弘治

十四等年至今則一十三萬兩矣大同成化二十年
并二十二年止奏討銀二萬八千三十兩自弘治十
等年至今則一十六萬五千兩矣延綏成化年間止
共討銀三萬九千兩自弘治九年至十八年則一十
萬二千一百九千五兩矣寧夏弘治十八年以前節
次止討銀二萬一千一百三十兩弘治十四年至今
纔及六年則已七萬兩陝西布政司等處止是成化
二十二年取銀三千八百八十兩自弘治元年至今
則節次共討過一十五萬九千兩有餘矣他如甘肅

遼東山西等處各節次奏討過一十一萬五千三百七十二兩皆數倍於前可謂費出無經糜費不貲矣及照本寺寄養順天等府馬匹起自正統十四年爲因虜寇犯順馬匹不敷歲取南北直隸等處馬二萬匹俵養近京以便征調然本意備京營之用不專謂各邊之資藉各邊各有行太僕寺苑馬寺所畜馬匹足備征調故也其後馬政廢弛人心狃頑一遇邊警輙言馬少張皇聲勢奏請紛然橫議一興牢不可破查得宣府自成化十一年至弘治十二年止取馬一

萬九千一百三十匹弘治十四年至正德元年七年之間却取過馬二萬一千四百五十匹。大同自成化十一年至弘治七年止取馬一千九百六十五匹。弘治十二年至正德元年八年之間却取過馬一萬一千八百三十一匹。除給銀買補者不計。巳數倍於前矣。邊方官軍。因見京師銀馬。易以邀求。遂將騎操馬匹。不甚愛惜。及至倒死。又不賠償。鎮巡大臣。多闊略文法。豈能一一覈實。把總等官。惟乾沒貨利。豈能一一盡公。甚至貪黷之徒。如近年都督莊鑑侵欺買馬

每邊鎮宜另設一養馬官專并責以清收地徵屯粮以為養馬之費而朝廷或少出金以助之

價銀。追賍能官。亦其一也。其中弊病，難以悉言。若不計處，國家之財物有限，邊方之請求無厭，歲復一歲，何以支持。查得先年邊方討馬，兵部奏勘缺少是實，方行量給。其後不知緣何，不料邊情之緩急，不計內馬之盈虛，隨其奏討之數，輒給與之，而又不復稽考任其耗費。合無該部仍照先年良法，今後奏討者，嚴加覈實，量爲給與，庶幾邊方不敢妄求。（當先繇邊方馬政整討自可漸減） 朝廷不致徒費，彼知馬不易得。亦肯調養用心。又查得本寺未收折色以前，邊方止給馬匹。今給銀十萬，作馬萬匹

價少馬多似利於官殊不知馬價銀兩一入軍中旣爲有司尅減又爲軍士花費及至買馬所餘幾何價旣不多馬何從好隨買隨死終費官價隨死隨討終累朝廷原其本心非全爲馬合無今後邊方缺馬之時仍給本色以杜前弊若謂寄養之馬不敷聽臣等多方措置又查得各邊俱有餘糧屯田艸場椿頭等項銀兩以備買馬之費先年不曾給與本寺銀馬邊無不足今歲給益多邊益不足何歟必須查考方得其詳合無兵部奏差風力郎中一員與同本寺督

理少卿前去各邊。查勘前項銀兩。歲入若干。收貯若干。各該城堡騎兵若干。有馬者若干。該補者若干。近年本寺發去銀價買馬若干。餘銀若干。給過馬匹。某城若干。某堡若干。如有姦弊。聽其參究。事完之日。具數造冊收貯。兵部預知其盈虧多寡之數。臨期請給。易以酌量。若一時動衆興兵。暫添銀馬。不在此數。又查得邊方討馬開稱馬死。或生災病。或因馳逐。理或有之。然不應如是之多。其間豈無作踐瘦損。偷貨私借之弊。並無一字舉說。况生病亦由於水艸之不時。

馳死亦由於作止之無節。要在得人專心牧養。豈可盡諉之馬哉。合無兵部行移鎮巡等官各以暴殄天物爲戒。愛惜國馬爲心。選委管馬官員督責養馬軍士。務要飲秣以時。蔭息有地。疾病者委之官醫。作踐者治以軍法。及照本寺奉敕督理少卿、止是每年到邊點閘一次。合無今後點閘二次。倒死者皮張騣尾俱有。方准朋賠買補者齒歲身材相應。方准印烙。但巡點之處。不及大同。緣大同銀馬。一從本寺給與。旣有相關。亦合查點。合無敕令兼管。庶幾人皆警畏。事

司責成又查得督理京營少卿奉有敕諭內開凡較
百戶指揮都指揮等官瘦損倒失馬匹或按月住俸
或奏聞區處又語丁寧俱有則例然遐邇一體內外
一法令無敕督理少卿宣府大同各城堡等處悉照
京營則例遵守施行使邊方將士惕然悚懼知
朝
廷條舉馬政法令嚴明庶幾變其舊習以圖後效又
查得陝西各邊因是地方曠遠道途艱難不來取馬
止是弘治十七年十八年於平定州給與延綏馬共
二千五百匹其遞年奏討本寺馬價買補馬匹不下

數十萬兩及彼處餘糧屯田官地椿頭各項銀兩求令查究前項京營任俸比較事例亦合通行但原無本寺官員督理乞敕兵部另行議處或者所見謂邊方重地鎮巡大臣閫外之事宜從寬大若每事較量多方綜核邊方將士恐有不堪臣等謂團營為京輔之屯此之邊方尤重提督極人臣之貴比之鎮巡尤尊 朝廷慎重馬政尚有科道點閘少卿督理況邊方乎蓋鎮巡等官於軍士務結之以恩臣等典牧之官正欲裁之以法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書

寄費閣老　狼兵流賊

江西流賊初間刼掠出没止百里之間合省固未罹其毒也自調狼兵以來征科供億已增一番民害矣然狼兵凶獷嗜利其淫污刼殺尤甚於賊養寇縱賊爲害日滋今當事者旣不能節制土官其土官又不能斂戢其衆昨賊已散蔓徼衢閒矣禍將何時而已邪僕之愚謂狼兵旣不可卒遣諸餘又不可變易莫若擢一大將如咸寧伯者領京邊官軍各數千人奉

勑前夫督同狼兵殺賊一則彈壓之使不爲害一則（外兵出有內共相殘害之兩全）激勵之使速成功賊平之日就護送狼兵出境使之知中國兵威不敢玩視以弭後患愚見如此未知何如附上以備采擇

寄劉司寇　京軍討賊

群盜近愈狂悖出入圻甸尚未見殄滅之期懽所憂者京軍再出若勝則得不償失萬一不捷此舉殆似（此時京軍統以懸將未嘗能戰者為）孤注也（未免以為孤注也）其中利害難以具言此惟可告執事希秘之

與張都憲　京軍

近京軍復出賊勢愈堅竊恐山東饋糧不繼意外可憂且賊勢窮迫又復窺淮有城池者可以自保鄉村鎮市罹此慘毒奈何淮揚近日簡募民兵雖衆但主客之心不一且無善將者統御之若復窺淮京軍處其北淮師截其南亦一奇也此皆臆見想在執事軫慮中矣

與張都憲 留曹 濟著

兩淮飢荒甚勞撫綏竊讀乞糧封事并與東山先生書經濟之才忠愛之蘊益深歎仰近蒙 聖明憫惻

免折色糧價免俵印馬駒恩甚渥也但不知盧鳳與揚米價徵起若干問種鹽價上納若干果如其數伏望執事做曾南豐河北救災議損益行之嚾所處者前價未得可至於各衙門諸餘銀兩亮皆以便宜發之不敢贅鄙見謂月前救荒簡便應急百方以思莫如截留漕運之米為善（救荒之法賑糶不如通融）今畿甸穀價殊賤若以太倉年積之價召商糴納百萬餘石每年軍士月糧間支一月則三年可盡矣一則此間賤不至傷農二則倉銀不至它費却留漕米五十萬石於淮又不下常年

之數是一舉而三利於空白中得此若干粮以賑飢

也亦有欲言者戶部以事干漕運爲詞謹奉白以俟

裁擇儻以爲可馳奏之未晚也